

我与城

城中有湖

■朱辉

小时候,公园里最常见的儿童娱乐设施是滑梯和跷跷板。我对这些没有兴趣,唯独喜欢划船,但就算选最小的木船划40分钟都得4毛钱。上世纪70年代的4毛钱,可以让父母在食堂吃好几餐饭,所以他们自然舍不得就这样把钱“丢进水里”。整个童年我只划过两次船,都是学校春游时安排的,一次在上海人民公园,一次在武汉中山公园。

1987年,父亲在厂里分到了新房,我们从一室一厅搬进了两室一厅。新房位于武汉内沙湖边,隔着一条两米高的围墙,墙外就是湖面。我家住4楼,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周边村民在湖上划着小船。围墙尽头有个缺口,走出去是湖堤,沿着湖堤可以穿过内沙湖中央抵达彼岸。

按照如今的说法,我家住的是位于内环的“湖景房”,十分令人向往。那时候大家却不愿住在湖边,一来湿气重,容易得风湿病;二来夏天蚊子多,每天被咬得心烦意乱。在内沙湖边住了10年后,湖面被填了一半,我们围墙外变成了一个高档小区,从此我家便不再是“湖景房”了。

这10年临湖而居使我锻炼出了敏锐的嗅觉,对于湖水的气息格外敏感。关于湖水的气味,没人能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,一般称之为“土腥味”。有些人不喜欢,比如我父母。

而我却非常喜欢闻,觉得这就是氧气的味道。如今我去陌生城市旅行,有时隔着一公里,就能感觉到这种熟悉的气息,遂让鼻子导航,走着走着就能找到一片湖面。

武汉最有名的湖当然是东湖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它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。近些年城市不断扩容,汤逊湖才取代东湖,成为了中国城中湖的“老大”。

我喜欢寻找不同城市里有名或有特色的湖。南京玄武湖却不是我找到的,而是不期而遇。出了南京火车站,站前广场对面就是玄武湖,仿佛突如其来闯入视野。这种视觉冲击

力让人生出对玄武湖美好的第一印象。

玄武湖远小于武汉东湖,景点的精雕细琢方面略逊于杭州西湖,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。玄武湖蜿蜒曲折,具备江南湖泊的风格,气质却又和苏杭湖泊迥然不同,显得颇为大气、稳重。有人说南京是一个带有北方韵味的江南城市,这点从玄武湖上也能察觉一二。

这些年见识过许多城市的湖,我和妻子一致认为最美的当属瘦西湖。当年去扬州,只能逗留一天,我们放弃了诸多景区,直奔瘦西湖。

当时是11月下旬,天气有些凉。瘦西湖景区大门外,路

上满地银杏叶,意境浪漫。进了景区,我很快总结出两个“最”:瘦西湖是我见过的湖中湖水最绿的、湖面最窄的。瘦西湖长约4公里,宽不及100米,更像一条河。查阅资料就能知道,它是古河道经人工改造而成的湖泊,因窄得名“瘦”,从而极具辨识度。“天下西湖,三十有六”,惟扬州瘦西湖,占得独一无二一个“瘦”字。

瘦西湖虽然规模小,但风光景点“密度”极高,五步一景,湖边花草树木种类繁多。有位文学前辈曾道出他对好文章的定义,说若有人一篇千字文能写出别人两万字的信息量,这种文章凭“营养密度”就配

得上一个“好”字。瘦西湖面积不大,游览一趟却能让入有满满的收获感,其好评率自然低不了。

去年到昆明,因为时间关系也只能游览一个景区,我依然想都没想,直奔滇池。云南简称滇,一个湖泊能叫“滇池”,足见它在云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。滇池不能算城中湖,但其相当一部分位于昆明主城区内。我去的时候正值盛夏,没有见到标志性的红嘴鸥,不过在湖边散步一小时后,就发现了滇池非常独特的一个景象:早上8点多,湖水忽然涌动起来,大浪一个接一个拍击岸边。我问了好几位游客,他们都表示没注意到。好在有万能的手机,我一查发现原因有二:滇池位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,季风影响显著;滇池面积巨大、湖面开阔,在风力增强时容易形成浪潮。看来如同阅人无数,“阅湖无数”之后,也能看几眼就察觉到其独特之处。

我们这代人童年哼着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长大。这首歌以北京北海公园为背景而创作,双桨是在北海划船荡起的。直到今天,在反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生活的影片里,还经常会出现角色或背景游人在公园里划船的镜头。

我对于湖泊的特别感情或许源于童年岁月的渲染。快要退休了,我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去不同的城市,此生还会寻到、遇见一个又一个不一样的湖。



闲思随笔

■涂启智

老莫、老牛、谢老板、阿西、阿强、眼镜,还有我,经常相约打乒乓球。

老莫基本功差,反胶不会拉弧圈,长胶磕球是他唯一的“本钱”。然而,球友们都不怕他磕。老牛曾说:“老莫可怜,每次刚上场就得下来!”老莫打球总是处于下风,嘴巴却不饶人:“欺负我手生!”“欺负我没热身,这个球要是上台你也不好受!”他和对手较量中,突然发问:“(比分)多少了?”人家告诉他“八比三”,他眼睛一翻,脖子陡然伸长,好像斗架的公鸡,大声嚷道:“八比三怎么啦?八比三你以为就赢了?”每当这时,球友们都忍不住哄然大笑。

老莫输球是家常便饭,又特别在意输赢,一输就拉长脸。相处久了,球友们摸清他脾气性格,常常特意照顾他情绪,言

语上安抚,对战中迁就。

老牛人高马大,发球速度、力量与旋转我们这些人里无人能敌,扣杀与弹击凌厉剽悍,让人措手不及。但当他与老莫对垒,球风与平日大相径庭——他要等老莫站稳才发球,而且发过来的球软绵绵,就像林妹妹。等老莫回球,老牛像初学打球的小孩子一样,把球抬举老高,送给老莫扣杀。即便如此,老莫多半还是回球下网或者出界。这时,老牛笑眯眯道:“莫急,看准再下手!”若老莫扣杀成功,老牛则夸奖:“厉害啊!”

谢老板的高吊弧圈以及扣杀,既有观赏性又有威慑力。但是与老莫过招,他整个人就变得松松垮垮。本可一招制敌,他却将球拍高高扬起轻轻落下,让球悠悠飘过去。老莫回球下网或出界,谢老板说: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!”

阿西和老莫一样,也使用

一面长胶一面反胶,但阿西球技高出老莫许多。阿西能用长胶化解弧圈球旋转及速度,还能用长胶扣杀。但面对老莫,他一味守球,不断为老莫创造得手机会,甚至有时故意将球搓下网,或是顶出界,不忘附带赞扬:“老莫生猛啊!”老莫听了,抿嘴一笑,喜滋滋的。

阿强最最难缠。他发球多变,或上旋,或下旋,或不旋转,让对手经常“吃球”。接发球,猛推、刮削、拉弧圈、弹击,招招“夺命”。相持阶段,阿强以超低旋转回球为主,辅以中远台侧拐或弧圈。有时,对手蛮力进攻,阿强不慌不忙,稳稳反攻一板,屡屡奏效。阿强40岁出头,年富力强,连续打一轮都不觉得累。我们在一个名为长尾的地方打球,阿强被誉为“长尾第一”。但是,一旦与老莫过招,阿强仿佛被人“尽废武功”,什么招儿都使不出来。老莫大言不

惭叫嚣:“阿强总是被我收拾!”阿强憨憨地笑,或者顺势迎合:“我被老莫收拾得服服帖帖!”在场球友爆发心照不宣的笑声。阿强打球十分投入,也很在意胜负。不过,因与老莫是老乡,阿强对其谦让已成习惯。

起初,眼镜对老莫毫不心慈手软,每次把他打得“眼冒金星”。后来,眼看其他人都让老莫,眼镜也故意让球输球,还夸张地嬉笑:“老莫进步神速!”

我是直性子,也是“扛着竹竿进城门不知道转弯”的“二愣子”。与老莫交手,我从不客气,弄得他脸色很难看。有一天,又是一阵噼里啪啦,三局两胜制,我直落两局将老莫赶下场,而且第二局老莫仅得一分。老莫阴沉着脸,一言不发离场。

谢老板对我说:“老莫今天很没面子!”我说:“你们都把他当小孩哄,搞得他一直生活在梦幻童话中!”

谢老板轻言慢语:“老莫好胜心强,我们就满足他的虚荣心。这样做,与人无害,与世无争,也不损害我们什么,大家又能和谐相处。如果总是针尖对麦芒,球友关系紧张,我们打球就会不快乐,图什么呢?”

我仔细琢磨,觉得谢老板的话确实在理,日常打球不就为个愉悦嘛!老莫尽管心眼小,但人很善良,古道热肠。比如球室地胶破损,他主动购买工具与材料,花费半天时间修补完好。

那之后,我也改变对老莫的态度,交手时不再咄咄逼人。老莫对我终露笑脸。

或许,面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原则性问题,我们需要较真;但对于无关痛痒的游戏娱乐或日常琐事,我们应当学会变通。生活中适当的妥协与退让,是建构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石和润滑剂。